

一生「為常民寫史」 心許中國倬彼雲漢

史學大家許倬雲逝世 享年95歲



許倬雲(1930年—2025年)

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4日在美國與世長辭，享年95歲。許倬雲精通上古史、經濟史、文化史、考古學、社會學，被譽為華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家之一。他的學術代表作有「古代中國三部曲」（《西周史》《中國古代社會史論》《漢代農業》），另有「中國文化三部曲」（《萬古江河》《說中國》《中國文化的精神》）等大眾史學著作數十種。在此前的一次採訪中，當被問及最重要的遺憾時，許倬雲沉思後，引用了陸游詩句：「但悲不見九州同」，並哽咽道：「抗戰中長大的我，『中國』二字刻在心裏。」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

許倬雲生平

1930年	生於福建廈門
1948年底	隨家人遷往中國台灣地區
1953年	從台灣大學史學系畢業
1956年	獲台灣大學文科碩士學位
1962年	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
1970年	移民美國
1986年	當選美國人文學社榮譽會士
2004年	獲美國亞洲學會「傑出貢獻獎」
2020年	獲「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終身成就獎」
2023年	獲「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大獎」
2024年	獲唐獎第六屆漢學獎

華人學界追思先生 留下不朽文字和智慧

「一代大師遠去，留給世人的，是永遠不朽的文字和淳淳的人生智慧。」驚悉許倬雲先生去世的消息後，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發文稱，許倬雲先生早年的中國上古史研究、晚年的多種中國通史的論著，還有近年來很多面向青年人的視頻節目、訪談，都在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

為表達對先生離去的哀思，許紀霖4日重刊了一篇關於許倬雲著作的書評。他提到，許倬雲先生是中國史研究的大家，他的西周史、春秋戰國與漢代的社會史研究獨步天下，但影響更大的的是他打通中西、縱觀古今的通史研究。大師寫專著不難，但大師寫小書，卻沒有幾位能夠做到。近二十年來，許先生的《萬古江河：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》《歷史大脈絡》《我者與他者：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》《許倬雲看歷史系列》《說中國》等，成為膾炙人口的暢銷讀物。

「不要以為這類讀物好寫，只有學問到了爐火純青、閱歷通透人情世故、人生看盡江山滄桑的時候，方能夠化繁為簡，將歷史深層的智慧以大白話的方式和盤托出。」許紀霖表示，有學問的專家不謂不多，但有智慧的大家實在太少，而許先生，就是當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。

「他是當今世界少有的頭腦」

「一如霍金對人類未來的思考，許先生也是極少有的對人類文明有着系統思考的人，他是我們當今世界少有的頭腦。」著名學者、作家余世存曾表示，但跟霍金的頭腦有所不同，許先生的頭腦是中國的、文化的，他的思考既理性，又有情感。

「要有一個遠見，能超越你未見。」《十三邀》節目官微亦於4日晚間發布視頻，緬懷許倬雲先生。視頻中，許先生表示，「要人心之自由，胸襟開放。拿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，都要算是我走過的路之一。」

混沌學園創辦人李善友亦曾撰文提到過上述這句話。他認為，先生這句話，代表着一種深遠的格局和見識。當下的時代，變化頻密，凡事講求短平快。懂得從歷史和他人身上汲取力量、為我所用的人，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

不時將他的意見簡要地告訴兒子；這一天發生的父子談話，對許倬雲一生的學習興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，「總結言之，我雖然在抗戰期間失學甚久，其實因禍得福，獲得一些一般少年無法得到的機會」。

許倬雲在《許倬雲八十回顧》裏寫道，「抗戰是我非常重要的記憶，看見人家流離失所，看見死亡，看見戰火，知道什麼叫飢餓，什麼叫恐懼，這是無法代替的經驗。」他還曾在接受採訪時，提及抗戰中犧牲的軍民，稱「不能忘，忘不了。」

許倬雲生來身體便有殘疾，四肢先天畸形，手脚內翻，需借助雙拐才能走路。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，當時其父許鳳藻擔任第五戰區經濟委員會委員，工作職責是保障前線軍糧民食的供應。許倬雲因身體殘疾不能像他其他兄弟姐妹一樣去上學，所以只能隨同父母沿戰線四處遷徙。在他的回憶中，八年抗戰期間，除了最後一年多，能夠安頓在重慶，其他時候都要「跑來跑去」。「因為我一輩子不能動，不能和人家一起玩，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，這跟我一輩子做歷史研究有相當的關係，歷史學家也做旁觀者」，他曾這樣說道。

生來殘疾 著作入「尋常百姓家」

許倬雲善於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，研究領域集中在中國文化史、社會經濟史、中國上古史。一生主張「為常民寫史」，他的著作也進入了「尋常百姓家」。2006年，《萬古江河：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》同步在海峽兩岸出版，不僅獲得天津圖書獎，銷量也超過百萬冊。2019年7月，清華大學向新生發送錄取通知書時，一併送上《萬古江河》，校長寄語新生「從歷史文化中汲取力量」。

2006年至今，他在大陸出版新作近二十種，如「中國文化三部曲」「文明三書」「從歷史看管理」系列等，成為這個時代最具公眾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一。近年來，他的線上課程、演講、談話頻頻「破圈」，受到年輕群體的喜愛。

用人生智慧療愈年輕人「精神內耗」

在2019年拍攝的《十三邀》節目中，許倬雲結合個人經歷，從全球政治局勢談到個人的精神危機，一句「我從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殘缺，不去爭，不

去搶，往裏走，安頓自己。」為一些人如何在快速變動的時代，找到自己的內心安頓和人生意義提供了指引。很多年輕觀眾在看過節目後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自己很受感動，稱許倬雲用他的人生智慧療愈了年輕人的「精神內耗」。

2023年，93歲高齡的許倬雲完成了《經緯華夏》一書。該書以考古學為基石展開論述，考察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係。全書結尾，是老人對這個世界的殷殷囑望：希望《禮記·大同》裏的「大同世界」理想，早日在中國乃至世界落實。「我要從世界看中國，再從中國看世界。采人之長，舍人之短，在我們源遠流長的基礎上，熔鑄一個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階，在更遠的未來繼續增高。拳拳此心，以告國人。」

「夢裏都在想中國怎樣才能更好」

許倬雲還曾撰文稱，「雖然我住在外國，但不能自外於中國，那是我的母國，那些同胞是我的手足，中國的建設與我休戚相關。我夢裏都在想中國怎樣才能更好，因此不揣冒昧，有求必應。對於問我的話，我傾囊相對，也並非覺得自己有這個能耐，我只是盡自己的責任，所謂盡其心而已。」他常常舉的例子，是「精衛填海」以及「鸚鵡救火」的故事。他說，「我對於中國的心情，與精衛、鸚鵡的心是相通的：我不斷地投小石頭，是為了要填滿這個海；我不停撲騰翅膀，是想用羽毛上的水滴滅掉森林中的火。樹林太大了，但我盡其心。」

據悉，許倬雲曾多次表達自己想要落葉歸根的願望。在2024年播出的《十三邀》節目中，他表示，去世後要埋葬在家鄉。「我買了墳地，碑都刻好了，就在父母的墳墓旁邊。」他說。

最後的微博仍在憶抗戰

許倬雲在其實名微博「@許倬雲說歷史」裏多次回憶過抗戰。他於7月24日發了最後一條微博，內容便與抗戰有關。在這條微博中，他憶起川軍開拔前往台兒莊的幾個片段，寫道：「長大後我才曉得，當年川軍派出一個師直奔前線，在台兒莊全陣亡，從士兵到師長，一個不留。這是我最近最難過的事情，當時我不過才8、9歲，知道他們要去打『國仗』，所以小孩變大

人不是年紀，而是心境。」

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，許倬雲全家住在相當靠近前線的湖北，不斷避難。行動不便的許倬雲隨父母搬來搬去。父親許鳳藻每天讀報以後，會在地圖上插上大頭釘，思考戰局的情況會如何，他不僅關心中國戰場的戰況，也注意歐洲戰場的情況。

年幼的許倬雲經常待在父親許鳳藻身邊，父親會

金耀基覆本報：許先生生活過一個非凡的人生

獨家特稿

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8月4日在美國去世，享年95歲。噩耗傳來，與許倬雲教授一生交誼深厚的社會學家、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，以短訊方式回應香港文匯報記者的關切：「感到驚惜與驚痛。」

金耀基教授在短訊中表示：「是陳方正先生（編者註：香港中文大學教授）剛剛告訴了許倬雲先生離世的消息。許先生生活過了一個非凡的人生，此時此刻，我只覺得朋友的離世是我生命的流失。他仍活在我心中，而我則隨着他之離世而一併消亡了。人生之無奈，可謂深矣。」

相距萬里 幾乎每年都聚晤

金耀基教授與許倬雲先生訂交大半個世紀，他在2018年出版的《人間有知音：金耀基師友書信集》一書中，曾以專文《我與倬雲大兄》，深情回顧他與許倬雲先生過去的大半生交往：

「我認識許倬雲兄一個甲子了，第一次見面應是1960年代，在台北業師王雲五先生的府中。那時，許倬雲先生已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，在台灣大學擔任歷史系主任。我與許倬雲都出身台灣大學，但他畢業後一年，我才進台大，他是十足十的學長（故我一直以『大兄』尊稱他）。」

2022年，為慶祝許倬雲九秩高齡，海內外師友們結集出版了紀念他學術人生的文集《倬彼雲漢：許倬雲先生學思歷程》，金耀基教授撰文《相交相識六十年的史學大家許倬雲》作為全書總序，全文展現兩人的半世紀交往，及對許倬雲學思歷程的觀察和總結：

「在一定意義上，許倬雲在台灣是民國學脈承先啟後的一輩中的代表人物。」「在我記憶中，倬雲大兄在台灣做了許多學術的建制性與開創性的工作後，70年代就舉家離台赴美，應聘到匹茲堡大學擔任社會系教授，著述講學、春風化雨，至老退休。」「1960年代，世界學術的『中心』在歐美，特別是美國。倬雲大兄在美國學術界以學術著作奠定了歷史學家的地位。2004年，美國亞洲學會頒給他『傑出貢獻獎』，高度肯定他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的成就與意義。」

金耀基教授則在留美博士畢業後，於1970年應聘到中大（新亞書院），自此與香港結緣。兩人一直有密切聯繫。「過去五十年中，倬雲大兄在美國，我在香港，兩地相距萬里。但我與他，幾乎每年在台灣不同的場合都有聚晤的機會。」「1990年代，倬雲大兄受香港中文大學之聘擔任『偉倫講座教授』，我們當然更多了言談之樂。」

「自始至終他沒有真正離開過中國」

金耀基教授對許倬雲晚年的中文寫作評價很高。「倬雲大兄在美國生活近六十年，對美國有深切的感情和體會。但是，自始至終他沒有真正離開過中國。多少著作中，顯示他最深的關懷，是全體中國人的今天與未來。他87歲高齡時出版的《中國人的精神生活》（簡體中文版名《中國文化的精神》），更可見他到晚年越來越認同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。其實，倬雲大兄對中國文化的『回歸』，從他持續地用中文書寫時就開始了。用中文書寫，書寫的對象當然是海內外的中國人了。」

正因為這些機緣，金耀基和許倬雲、余英時等長期保持緊密交往。余英時去世前晚，還和金耀基通話半小時。幾個月前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往採訪金耀基教授時，他還談到和許倬雲的聯繫情況，「有時候許先生打電話來長聊一會，我說你真不簡單啊。他比余（英時）先生只小幾個月。」

長期病痛折磨中 完成一部又一部著作

在金耀基教授的師友懷念文集，「史學大家許倬雲大兄，一生離開不了先天殘障造成的種種病痛，也就在長期的痛苦折磨中，他完成了一部又一



●前排左起：費孝通、許倬雲、金耀基於香港大學相見。

部的著作。自青年到老年，他從未停止著述。可以說，他的書寫就是他的存在，顯示他生命意義的最真實的存在狀態。」

也許，包括金耀基教授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，對許倬雲的離世並無足夠準備。就在7月初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還曾發出預告：7月上旬將網絡直播許倬雲、王康武、金耀基三位學術大家的對談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後來注意到，直播活動許倬雲最後並未參加。

寫完最後一部總結性作品《經緯華夏》後，據說許倬雲講了一句話：「我終於隨時可以走了。」這位著作等身的學者離開了，卻把哀思和懷念，留給了人間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